

從「荷澤和尚五更轉」寫起

——讀敦煌膠卷筆記之七——

幻生

(續完)

散蓮華樂散華林

散蓮華樂滿道場

稽首皈依三學滿，

天人大聖十方尊。

昔在雪山求半偈，

不顧驅命舍金身。

巡歷百城求善友，

敲骨出髓不生瞋。

帝釋四王捧馬足，

夜半逾城出宮園。

苦行六年成正覺，

鹿院(苑?)初度五歸輪。

弘誓慈悲度一切，

三乘設教濟群生。

大眾持花來供養，

一時舉手散虛空。

己卯年二月三日比丘僧金剛會書記之耳。

這首散蓮華樂的內容，寫的釋迦牟尼佛歷史故事，作者是誰？寫於什麼時代？我們不知道。總之，這是出自一個佛教徒的手筆，將釋迦的歷代，用歌唱的方法，向大眾傳播。抄寫這個卷子的比丘僧，寫於「己卯年二月三日」；己卯年是什麼時代的己卯年？我們無法知道。

英國的敦煌卷子裏，有許多出家僧侶的詩卷，這些詩，寫的相當好，有些標示了作者的名字，有些沒有標列。雖然。我不是詩人，也不會作詩，但我却喜愛讀詩。我在閱讀敦煌卷子期間，在時間的許可下，一時興起，抄錄了若干首。我抄錄的數量，不及敦煌卷子的千百分之一。現在，從我的筆記裏，選錄幾首如下：example: the gibbers of S 九三〇號，是河西都僧統悟真的詩卷，這是他的感懷詩，計有十首，我只抄錄了其中二首，這十首前，並有作者的一段自述文字。

河西都僧統賜紫沙門悟真，年逾七十，風疾相兼，動靜往來，半身不遂，思憶一生所作，有爲事實，難競寸陰；無爲理中，切行闕少。猶被習氣繫在輪迴，自責身心。裁詩十首，雖非往妙，狂簡斐然，散慮攄懷，暫時解悶。鑑識君子，矜勿誚焉。

幼年割愛預投真，未報慈顏乳哺恩；子欲養而親不待，孝戲（？）終始一生身。

從師陶染向空門，唯忻溫故樂知新；冰謹專行八正路，猶恐辜負一生身。

S一九四七號這個寫卷，題爲『辭道場讚』。此外，S六一四三號卷子，名爲『辭道場詩』。這二個卷子，雖然我未做校勘，但從文字看來，却是一個卷子的兩個寫本。我抄錄了S一九四七號的寫卷，其文如下：

辭道場讚

世尊！我今頂禮諸聖象，恆沙佛刹一時間。唯願道場諸象等，努力勒修般若因。釋迦門徒非血肉，唯留佛教以爲親。講經直作爺孃相，說法恆同父母因。同學堅持禁戒好坐禪。有緣再得重相見，無緣一別永長分。汝若在先成佛去，莫忘今時誦讚人，同學解脫之時同一路，說法之時同一門，今生誓願莫相忘，來世相逢結善緣，龍華三會登初首，彌陀再觀入圓真，好住道場諸象等，哀我苦切不相離世尊！

在這段文字後面，還有一首『送師讚』，從文意上看，這二段文字是相連的。我們再看送師讚：

送師讚

師今曠寂去，捨我逐清閑。送師至何處，置著寶台中。送師回來無所見，唯見師空房。舉手開師戶，唯見空繩床。

低頭禮師座，慘惜內心悲。低頭收師履，淚落數千行！律論今無主，有疑當問誰？送師永長別，再遇是何時？願師早成佛，弟子逐師來。

「辭道場讚」與「送師讚」，是兩個相連的文卷，敦煌卷子都將它們寫在一起。「辭道場讚」，是一個出家僧侶臨死之前的辭別之詞，勉勵大眾勤修聖道，早證菩提；「送師讚」，是一個做弟子的人，送別了師父的遺體之後，歸來所見的種種。分析這兩段文字，文字的表達雖然平平，但其中所表詮的意思，却是非常感人的。特別是送師讚裏，對師徒的情誼，表現得更爲突出。如「送師回來無所見，唯見師空房。舉手開師戶，唯見空繩床。低頭禮師座，慘惜內心悲。低頭收師履，淚落數千行！」我想，凡是師徒感情深厚一點的人，讀到這些句子，都會被感動的。我抄錄這個卷子的原因，也是受了深深的感動，而決心抄錄的。S三四四一號寫卷，是『三界圖』的一個卷子。這個卷子的末後，附錄了四首詩，我將它抄錄下來了。

禪師贈詩

床頭安紙筆，終擬樂追尋；壁上懸明鏡，那知不照心！

女答詩

紙筆題波（般？）若，只謂答人書；時觀鏡理「？」像，萬法悉歸虛。

禪更贈詩

般若無文字，何須紙筆題？離縛還被縛，除迷却被迷。

女又答詩

文字本解脫，無非是般若，心外見迷人，知君是迷者。

這四首贈答詩沒有標題，是一位禪師與一位女士相互贈答的，文字近於遊戲，但並非真正的遊戲之作，其中表達了佛法境界的高低。這位禪師與這位女士的境界到底誰高誰低？我想只有讓

研究禪境的人自己去分析評判了。

敦煌卷子裏，以佛教法義寫成的詩詞歌曲等作品，爲數甚多，直到現在，我們尚未見到有人把這類的古典作品，搜集起來，印一專集，這是非常遺憾的事。我在閱讀敦煌卷子期間，雖然抄錄了一部分，但就敦煌卷子的數量而言，我所抄錄的，恐怕尚不及百分之十之一。我從我的筆記裏，檢出兩個抄錄的卷子，一是S二九四五號的「淨土樂讚」，一是S六七三四號的「大乘淨土讚」，把它介紹於下：

淨土樂讚

擬證西方淨土境	淨土三昧不思議	彌陀住在寶城樓
傾心念念向西方	到彼三明八解脫	長辭五濁更何憂
寶樓寶閣寶金擎	池水金沙嘆底清	法曲時時常供養
蓮花會裏說無生	寶台寶閣寶珍珠	寶體端嚴金色軀
菩薩化生奏王調	微風五會演眞如	淥水波瀾遠樓台
寶殿光輝玉戶開	慈主遶聞三界子	惣須嚮願往生來
彌陀身量廣無涯	面似檀金優鉢花	目若青蓮四大海
圓光化佛喻恒沙	彌陀本願本慈悲	此地愚人不覺知
九品蓮開相接引	慮恐衆生出世遲	彌陀春樹覺花開
功德池中坐寶台	三昧亭前求解脫	摩尼殿上禮如來
西方異鳥數無窮	白鶴孔雀及迦陵	鸚鵡頻迦說妙法
聲中演出大乘宗	如來尊號甚分明	十方世界普流行
但有稱名皆得往	觀音勢至自來迎	彌陀徒衆普慈心
憐愍衆生至意深	水鳥樹林說妙法	何況如來微妙音
彌陀本願特超殊	慈悲方便引凡愚	不問衆生皆度脫
稱名即得罪消除	彌陀端坐寶金樓	恒沙菩薩四邊遊
九類蒙光說妙法	聞者悟解永無憂	西方淨土離囂塵
衆生到即斷貪瞋	惣是善人菩薩衆	亦無惡趣及冤親
花幢八面樹金鈴	上下和音出妙聲	聞者皆言稱快樂

長幼不聞諸苦名	凡夫若得到西方	曠劫恒沙罪滅亡
具六神通得自在	求除老病得無常	西方淨土離胞胎
衆生到即出蓮台	上品尋光昇寶座	下生障盡始花開
西方淨土七重欄	七寶莊嚴數百般	琉璃作地黃金色
諸台樓閣與天連	西方淨土十方希	努力專求莫致疑
閻浮極苦罪人多	上品即證無生忍	下生障盡出泥黎
閻浮極苦罪人多	欲得今生出三界	惟願至意念彌陀
淨土樂 淨土樂	西方淨土甚快樂	

「淨土樂讚」的作者是誰？它是什麼時代的作品？敦煌卷子沒有記載，我們無法推測。但作者的感想，是一典型的彌陀信奉者，毫無疑問，因此，他歌頌西方極樂淨土，描述彌陀淨土的種種莊嚴美好，厭娑婆，欣極樂，這是這首讚子的主要宗旨。

S六七三四號「大乘淨土讚」，我在敦煌卷子裏前後後見好幾個這樣標題的寫卷，因爲閱讀的時間關係，我未做校讀工作，不知文字是否全同。現在我將它的原文介紹於下：

大乘淨土讚

法境林空照，心中五色現，見心淨妙察，法界亦通然。
意諸恒自淨，身光照十方，至心無處處，解脫德（？）
清涼。

觀想而無想，高聲不染聲，了諸無所有，惠鏡朗然明。
衆子由空淨，玉李無所亢，坐臥空淨裏，超出李人天。
暫到池邊立，洗却意中波，清淨無塵垢，願如證菩提。
惠鏡無合閻，智者常用明，塵勞須斷却，寶藏自然明。
池裏金沙水，連（蓮）中法性流，花開化生子，說我本
根由。

處想常觀察，三昧保玉眞，迎還三藏教，佛却意中沒。
有人專念佛，念佛入深禪，初夜端心坐，西方在目前。
念則知無念，無念是真如，若了□中意，是名法性除。

淨土在心頭，愚人向外求，心中有寶鏡，不識一生休。諸佛在心頭，如此不能求，甚物合希過，急守造勤修。寶鏡人家有，遇人不解摩，不能支自然，塵勞更增多。寶鏡人家有，知人則解摩，勤支自照，塵勞莫來過。意諸恒明徹，自性本無明，悟里（理？）知真趣，念佛即無生。

這首「大乘淨土讚」的寫卷，我們也不知道它的作者和寫作的年代。從文字上，從意境上看，它與「淨土樂讚」有一明顯的差別，它不是純然歌頌彌陀淨土的，而是滲合了禪的思想在內。如：「淨土在心頭，愚人向外求，心中有寶鏡，不識一生休。」「諸佛在心頭，如此不能求，甚物合希過，急守造勤修。」「有人專念佛，念佛入深禪，初夜端心坐，西方在目前。」從這些文字上看，作者明明是一個主張「即心即佛，即佛即心」的人，向心外尋求淨土，永遠摸不着淨土的邊邊。

× × ×

S一三〇六號卷子，其中有「三皈依文」和「無常偈」，與我們現在唱誦的，文字上畧有相異之處，我將這部分的文字抄錄下來了。

我們現在念誦的三皈依文，是：

自皈依佛，當願眾生，體解大道，發無上心。
自皈依法，當願眾生，深入經藏，智慧如海。
自皈依僧，當願眾生，統理大眾，一切無礙。

敦煌卷子的三皈依文，是：

自皈依佛，當願眾生，體解大道，發無上意。
自皈於法，當願眾生，深入經藏，智慧如海。
自皈於僧，當願眾生，統理大眾，一切無礙。

敦煌卷子的三皈依文，是錄自華嚴經的淨行品。現在我們念誦的三皈依文，將淨行品的原文稍作修改，把「皈依佛，皈依法

，皈依僧」，改成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同時也把「發無上意」，改成「發無上心」。修改淨行品文字的是何人？現在知道這類史事的，大抵不多。數年前我研究圭峯宗密，在有關宗密的資料裏，讀到古代的記述，三皈依文好似經由宗密改定而成的。宗密是中晚唐時代的人，距今一千多年，你將實義難陀譯的華嚴經文，稍作修改，成為出家僧侶們早晚念誦的三皈依文，這是可能的。

至於「無常偈」，現在也稱「警眾偈」，敦煌卷子裏的「無常偈」，原文是：

是日已過，命亦隨滅。當觀此身，念念衰老。一念之間，云何可保？是故眾等，勤修行道！

我們現在念誦的「無常偈」，是：

是日已過，命亦隨滅。如少水魚，斯有何樂？當勤精進，如救頭然。但念無常，慎勿放逸！

對觀這二個「無常偈」文，我們知道，現在念誦的無常偈，只有前面二句，與敦煌卷子相同，後面的六句，都是經過後人重新改寫而成的，文意完全不同。無常偈是經由何人修改的？改於什麼時代？我們沒有見到古典文獻資料記載之前，不敢隨便妄加推斷的。

讀敦煌卷子，給我不少新的啓示，我們認識到，任何一種古代的寫卷，經過時間與空間的流傳，文字上或多或少都會被改變的。中國出現的古代寫卷如此，其他國家，其他民族的古代寫卷，也不例外。我從中國佛經的譯經史上，就早期與後期的不同譯本研究分析，依稀地可以見到印度梵文原本演變的發展情形。依佛法而言，世間的定義本來就是遷流的。這變動不居的世間，一切都在演變，更何況文字的寫卷？變是人類歷史上的必然現象。肯定不變的人，只是迷失在人類歷史的一角，永遠見不到歷史的全體真相的。

民國六十九年（一九八〇）八月廿五日

寫於德山寺藏經樓。